



通俗文藝叢書

趙小蘭

(梆劇)

陳朗門改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通俗文藝叢書

趙 小 蘭

(柳 劇)

陳 雨 門 改 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趙小蘭

(梆劇)

陳雨門改編

——根據金劍同志所作話劇「趙小蘭」改寫

蘭：(唱流水)呼啦啦紅旗迎風展，家家春耕火朝天。愛國豐產加油幹，挑戰的歌聲滿田間。婦女們比賽搞生產，趙小蘭帶頭在前邊，拾掇好鋤頭去創地，食糧收成堆如山。(行弦，安鋤頭)

(周永剛拿着轆轤上)

剛：小蘭，你爹到底上哪去啦？小組裏打算趕着歇晌，開個小會哩。

蘭：(搖頭)我不知道！

剛：你爹多嚕也沒誤過工，就是今個連影也不見了。

蘭：永剛，你看我自己修理的鋤頭，行不？

剛：我看看。(接過鋤頭，看)不行，往裏鈎得太狠，使不上勁，我給你修理修

理。(安鋤頭)

蘭：開會討論啥事？

剛：討論你們婦女小組……

蘭：討論我們？……

剛：對！（唱二八）「驚蟄」一遇到春分，家家戶戶沒閒人。你們參加換工組，分數評的不大均。起初都說您幹不了，頂多不能過五分。這些天你們成績好，比男工不差半毫分。尤其是你帶頭幹，處處事事不後人。歇晌還給咱讀報，幫助學習最熱心。因此上大家向我提意見，重評一次要認真。您只五分不公允，最低也得評七分。

蘭：七分我可担不了，反正別輕視婦女不能勞動就行。

剛：担了担不了，反正在組裏，對你的事我不參加意見。（視蘭微笑，修好鋤頭）好啦。（遞給小蘭）

蘭：我們下午還刨麥茬？

剛：嗯，今天下午就刨完啦。明後天要是來一場透雨，再種上秋，那可美透啦。

蘭：（發現永剛褲腿上劃破一條口子）（唱流水）看你那褲腿大窟窿，爲啥不叫媽

縫縫？

剛：（接唱）我媽着涼有了病，

蘭：（找針線，緊接唱）讓我給你縫一縫。（剛坐牀上，蘭給縫）

剛：小蘭，你媽呢？

蘭：剛才出去上合作社賣雞蛋去啦。

剛：（低頭瞅小蘭縫的繡子，嘆息笑了）（唱流水）周永剛不禁笑出聲，

蘭：（瞥了剛一眼，接唱）看你笑的哪一宗？

剛：（接唱）縫褲腿要叫你爹瞧見了，準氣得吹着鬍子瞪眼睛。他是有名的老頑

固，只恐怕臭罵一頓還嫌輕！

蘭：（不悅地鼓起嘴來，接唱）甚麼有名的老頑固，這個名詞多難聽。以後不許這

樣叫，別人興叫你不興。（行弦）

剛：這個名詞兒可不是我起的。

蘭：誰嘴缺德給我爹起的？

剛：（唱二八連板）這詞兒是你爹自己所找，聽我把這來層細說根苗。有一天做完

活天色尙早，在地邊乘涼來把汗消。談論起婚姻法人人說好，老李頭年歲大覺悟很高。他言講「我女兒歲數不小，他自個找對象我不阻撓。」你的爹聽一言滿面怒惱，烟袋鍋往鞋底狠狠一敲。大姑娘講自由惹人恥笑，我女兒她若敢除非反了！在地邊和老李一場爭吵，青年人背地裏議論嘈嘈。才給他起下個頑固外號，傳遍了前後村誰都知道。

蘭：（唱流水）這本是我爹爹一時氣惱，村上人亂扣帽子爲那條？

剛：（接唱）難道說風言風語你不知道？咱的事怕他曉知要阻撓。

蘭：（停針）（唱流水連板）這幾天他回家就抽煙，咳聲嘆氣帶愁顏。這也不只光爲俺，還因爲姐姐的事兒他心煩。我姐姐又被男人打，不斷回家來訴冤。她要求離婚爹不願，爹叫她認命要信天。爹說是這人丟不起，若離婚父女從此不相關！（蘭繼續縫褲）

剛：你看我叫你爹老頑固，你還不服氣。等着吧，說不上那天也給你來一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上幾石糧，幾正布就給你……

蘭：（笑着，用針威脅的）你再說，我真要扎你了。

剛：好，我不說，我不說。要是真給你來這麼一手，看你怎麼辦？

蘭：我才不怕哩！

剛：（笑起來）你呀，你有啥主義，老頑固把眼睛一瞪……

蘭：你還叫？（用針威脅的）

剛：（忙改口）你爹把眼睛一瞪：（學趙老頭神氣）你親老子說了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個扁担挑着走。哎，你能把你爹咋的？

蘭：（唱二八）來了救星共產黨，算我生在好時光。婚姻法公佈有保障，再不像我姐受窩囊。男女地位一般樣，自家的婚姻自主張。前個我姐姐來家內，我和姐姐來商量。若不離婚沒法過，一刀割斷兩利亮！

剛：她嘛！（接唱）就恐怕沒有這胆量，男人眼睛一瞪吓得亂篩糠。

蘭：（接唱）只要逼得無路走，懦弱人也會變剛強。

剛：（接唱）談到這想起事一樁，這裏邊也許有名堂。前兩天你爹他往劉家去，劉老婆說媒是本行。拖拉着兩條腿到處走，貪銀財跑遍城和鄉。說不定玩出啥花樣，你莫大意要提防！

蘭：（接唱）就讓他能出千條計，我有我的老主張。不像我姐好欺負，拿姑娘賣成幾石糧。聽憑包辦來擺弄，一輩子受罪不吭聲。我有兩手能勞動，誰也不靠有何妨！（縫完，順手把永剛褲腿往上一擦，在腰肚子上現出一個疤拉）

（白）好啦。永剛，這傷疤還沒去掉？

剛：再也不能掉啦，你還記着它？

蘭：（唱二八）見瘡疤就想起土改一段，咱們村鬥地主熱火朝天。咱一塊參加過鬥爭大會，也不知遇到過多少困難。不料你從惡霸遭了危險，冷不防中了槍傷在腿間。担心你殘廢了可怎麼辦，不由的引起我心裏不安。（轉流水）這時節大夥參軍上前綫，急得你咳嗽嘆氣冒火焰。咱們倆從小都是受苦難，早就想……

剛：想啥？你到說呀。

蘭：（接唱）早就想……早就想結成夫妻到百年。（白）永剛，咱們的事，我已在那支部會上提過啦，同志們都沒意見，團支書還叫我在生產上向你學習呢！

剛：小蘭，咱們的事，我也在黨支部會上提出啦，同志們都同意啦，當場咱村主席也對我說，你們以後在生產上處處帶頭，將來會成為雙模範哩。

（外面轟隆一聲雷響，兩個人同時登上窗台，向外看。）

蘭：來雨啦！來雨啦。

剛：好好，比下金子都好。

蘭：下的透透的。

剛：天晴了好種田。

蘭：你看老劉婆往這邊來啦。

剛：嗯，往這邊跑呢？

（老劉婆內白：噉，來雨啦。）

蘭：（唱流水）劉婆子來了你先躲躲，她好說閒話調唆是非。

剛：身正不怕影兒歪，我怕她？

蘭：（接唱）怕她向我爹編假話，好漢不吃眼前虧。

（老劉婆上）

劉：噉，看你們倆，這個熱乎勁，進來個大活人都不知道！

剛：怪你這人太不惹眼啦，要不，咋看不見呢？

蘭：（敷衍地）你有事麼？

劉：哎，小蘭呀！（流水）常言說沒事不登三寶殿，小蘭你可別不耐煩。我找你爹趙老漢，有點小事和他談。

剛：又是來說媒吧？

劉：（唱呱嗒嘴）這孩子一張口就來揭短，是不是來說媒不用你多言。你二嬸我自來就行善，成全點好事情配配良緣。圖的是吃盃喜酒吃碗喜飯，外帶點說媒的跑路盤川。爲的是積福積德與人方便，少災少難多活幾年。

剛：（挑逗地）那麼你給我說一個好不好？

劉：嘴巴子沒毛，辦事不牢，我就不願意和你們年輕人辦事。（唱流水）動不動說二嬸頑固封建，（夾白）也不是向你吹哩。（接唱）講啥事比你們想的周全。像你們把心眼活動一點，好姻緣還要我紅繩來牽。

蘭：（示意永剛）永剛，你聽說現在咱政府實行婚姻法了嗎？

剛：（領會了小蘭的示意）可不，聽說村幹部都學習婚姻法呢。

蘭：（故作不懂）可真怪，政府連婚姻事都管。

剛：（故意）你看你人小可是個老腦筋，婚姻就得憑雙方自願，你當現在還像早先哪！找個媒婆，這頭瞞，那頭騙，爹媽一手包辦，要幾疋布，幾石糧，就妥噫！

蘭：那要不咋辦呢？

剛：婚姻法主張男女婚姻自主，雙方願意了到區政府一登記就結婚唄。（瞅瞅劉）

劉：喲，我還沒見過，那算個啥，啥嫁妝也不辦。

剛：那樣更好，少鋪張浪費，過好日子是真的。

蘭：（假意的）二孀，你說那還像個結婚啦，連個派頭也沒有，可真叫人家把大牙都笑掉了。

剛：小蘭！我看你就是個老頑固，再拿老眼光看現在就吃不開了，不信你就試試看，要不叫你碰一回南牆你是不同頭的。（瞥了老劉婆一眼）

蘭：叫你這一說，往後連媒都不用說啦！

剛：再指着吃說媒這碗飯不行了，到砸鍋的時候啦！

劉：砸不了哇。（唱呱呱嘴）砸不了，您放心，往後說媒也改新。換個新名詞，叫做介紹人。還得二孀去跑腿，爲你小蘭來操心。事成請我上席坐，好酒好菜謝

媒人。給你姐，說的親，夫妻不合沒緣分。這回來說媒，我可得細心。要個門當戶又對，情吃坐穿不受貧。包管你稱心又如意，我好好給你當個介紹人。（用眼瞟瞞永剛，有意的來氣他）

蘭：（故意）那你老人家就費心吧。

劉：你二孀是土地廟上的扁：「有求必應」，就憑你這個丫頭長的又俊，屋裏、外頭拿得起來，要啥樣的沒有？（欲下）

蘭：要個能說會道的。

劉：那就找個斯文識字的唄。（斜瞥了永剛一眼往外就走）

蘭：還得是個能幹活的。

劉：（假意）永剛唄！（下）

剛：哼，這個老傢伙！……（小蘭忙制止，劉出現在窗前）

劉：小蘭，你爹回來了叫他在家等着我。

蘭：嗯，等着你！（劉走遠了）

剛：（唱緊流水）這老傢伙真可恨，到處奔走欺騙人。今天她來得留意，說不定存

的有歹心！

蘭：老劉婆是幹啥的，你常說的那些話她不明白？

剛：明白才好，就怕她不明白！（忽然呆住想了想）小蘭，老劉婆話裏有話。

蘭：再說……她找我爹。

剛：你爹也找過她。（外面颳看風，落下雨來。）

蘭：（沉思一下，顰眉）做夢吧，當我小蘭是個好惹的！

剛：無雲不下雨呀……

蘭：那我們就先下手為強，我先和我媽談談，叫他給我幫忙。

剛：你媽對我也不錯，就是她多嘴也沒個主意，凡事都聽你爹的。

蘭：（看看外面）要真逼得緊了，咱們就……（小蘭附在永剛肩上市語）

（趙太太拿籃上，看見他倆情形一楞，轉過身放下籃子，又轉回身來）

太：小蘭！（蘭與剛分開）

剛：大娘回來啦！

太：永剛，我聽說你媽病啦，真的嗎？

剛：涼着點，出汗呢。

太：咳，你媽就守着你這一個，一輩子辛辛苦苦不容易呀。小蘭給你永剛哥拿十個
蘭蛋，給你大娘蒸雞蛋糕。（小蘭進裏屋取雞蛋）永剛，你媽病啦不能做飯，
就在我們這吃吧。

剛：不，大娘！我自己能做。

太：永剛，你聽大娘的，今年秋天打下糧食，趕緊說個媳婦，叫你媽歇歇心吧。（

小蘭拿着雞蛋上，給永剛）

剛：不要，不要，家裏有。

蘭：不是給你的。

剛：有，有，有。……（跑下，復上）大娘，一會大爺回來叫他開會去。（下）

太：嚶……這孩子，小蘭，快給送去。

蘭：嚶。（欲下）

太：小蘭！

蘭：啊？

太：你過來！（唱二八）忙把小蘭一聲喚，幾句言語聽心間。打罷春你已十九歲，可不能仍然像從前！

蘭：（夾白）媽說這話是啥意思？

太：（接唱）前幾年和永剛一塊來玩，小孩家不懂事情有可原。你十九他二十都不算小，怎能夠在一塊交耳接談。村子裏有些人看着不慣，就難免背地裏說些閑言。你爹爹好動氣脾氣不好，娘爲你常挨罵苦受熬煎。

蘭：（接唱）叫聲媽你真是耳太軟，愛聽那落後的閒語閒言。周永剛是咱的互助組長，對大家照顧得多麼週全。大嬌子有了病你送雞蛋，我和他在一塊却不耐煩。難道說女兒我有啥理短，那一點惹得媽你又不安？

太：好啦，好啦，我說一句，你就說十句，我再也不管你啦。你姐姐一個人就把我的心揪碎了，常媽的就下賤，愛操這個心；都是打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誰的女兒誰不疼，早知道你早有這個心事，永剛倒是個好孩子，就怕你爹一口咬住不給，我也沒辦法。

蘭：媽呀！（唱流水）只因你啥事沒注意，才窩窩囊囊受委屈。不管爹有理沒有

理，啥事兒你都隨他的意。

太：哎呀！你還不知道你爹那個牛脾氣，張口就罵，舉手就打，這幾年好多啦。你姐姐不是叫你爹硬逼着嫁過去的？去吧！把雞蛋給你大孀送去。

蘭：嗯。（下，復轉）媽呀！（唱流水）打開窗戶說亮話，送雞蛋走回喊聲媽。有哪天真要逼我走，一輩子再也不回家。（跑下）

太：呸！那麼大丫頭說話不嫌丟人，你就會頂我，咋不和你爹說去？（唱二八）這妮子慣的胆真大，婚姻他想自當家。（望窗外天氣）外邊小雨紛紛下，我且在屋紡棉花。（入內拿紡車）從裏屋搬出來紡車一架，（放車紡花）緊緊的搖來把線拉。搞副業爲的多生產，（趙老頭提一條麻袋，提一大籃子東西上）

趙：（接唱）趙老頭趕集轉回家。（把口袋和籃子放在桌案上）

太：上哪去啦？小細裏找你開會呢。

趙：不去啦，今天有事。哎！雨早不下，晚不下，偏今個下。小蘭呢？

太：才出去。拿回來的啥？

趙：（從籃子裏一件一件往外拿）豬肉……韭菜……芹菜……粉條……花椒面……

(又從懷裏掏出個瓶子來)酒……。

太：(奇怪地)不是年不是節的，你買這些東西幹甚麼？你不誠心過日子啦？

趙：老劉婆來沒來？

太：(生氣的)不知道……我問你，你這是……

趙：對了，我還沒跟你說哩。(點起煙袋，坐在床沿上慢騰騰地)

太：你說呀！

趙：(唱流水)小蘭已經十八九，閨女大了不可留。從參加男子換工組，外邊的閒言亂哄哄。悔不該讓她往外走，不由得叫我氣心頭。這樣真是不像話，我不能爲她把人丟！

太：(夾白)如今的閨女家，還有呆在家裏不幹活的？我要沒有這腰痛的病，我還下地哩。不像話也沒給丟人？

趙：(唱流水)要不丟人我能管，還想祖護來遮攔！難道你耳聾聽不見，外邊的閒話吵破天。

太：(夾白)外邊說甚麼啦，又叫你知道啦？